



刘 博

玫瑰之魂

7.7

群众出版社



刘 博 著

玫 瑰 之 魂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84年·北京

玫瑰之魂

刘 博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4.25印张 71千字 插页1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23 定价：0.40元

印数：00001—7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国际题材的短篇小说集。其中，《小弗朗沙的职业》、《扎尔金少校的黄昏》和《玫瑰之魂》揭露了大小霸权主义的“友谊”、“援助”的真相；《“童星”比莱》、《曼哈顿秋夜》和《露芭的生日礼花》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，特别是青少年的痛苦生活；《迷途的巴桑》表现了一个被裹胁而当了叛匪的巴桑国外流浪之苦及思乡之情。多数作品篇幅短小，结构谨严，文笔简洁流畅。从这些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丰富多采的风土人情。

• 玫瑰之魂 •

目 录

小弗朗沙的职业…… 1

扎尔金少校的黄昏…22

玫瑰之魂……………39

迷途的巴桑……………63

“童星”比莱……………82

曼哈顿秋夜……………95

露芭的生日礼花 ……109

小弗朗沙的职业

“看报啦！……看《格拉玛报》！看安哥拉大捷的新闻啦……”

小弗朗沙，一个白净的脸上有一双碧蓝秀气的大眼睛的孩子，手里举着几份报纸，在圣地亚哥的海滨区这样不断地吆喝着，转悠了一上午了。太阳越来越毒地晒着赤裸裸的马路、高大的楼房和熙熙攘攘的码头，也无情地烤着他那覆着短短一层黄色卷发的头顶，使他不得不常常在饭店的门廊或岗亭的阴凉处停一会儿，擦擦顺脸淌下来的汗水。他不敢在饭店附近多停留。从里面飘出来的熏鱼和炸子鸡的香味儿诱惑着他，橱窗里陈列的那些整盆的果冻啦，在盘里摆成图案形的盖着厚厚一层番茄酱的牛排啦，都会使他看得移不开眼睛，挪不动脚步。从早上到现在，这可

怜的孩子还什么东西也没入肚（他把妈妈给的一块木薯饼又偷偷送回碗橱里了），他实在太饿了。他的嗓子也象在冒火，渴得难受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冷饮摊的大白布遮阳棚下停留，望着那个圆锥形大玻璃缸里的冰镇橄榄汤，觉得能够一口气把那满满一缸全喝干。

小弗朗沙今年十四岁，正好够参加“少年战斗预备营”的年龄。只是由于妈妈几次到区里的“战斗动员部”去哀告、哭诉，说家里实在离不开小弗朗沙，全靠他每月卖报挣几个比索补给家用，请求让这个因失去父亲而中途辍学的孩子暂缓去受军训，区里才勉强答应了妈妈的请求。然而，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了。尽管从那神秘的、大洋彼岸的安哥拉不断传来战争节节胜利的捷报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家接到了印着共和国国旗的“英勇阵亡通知书”。弗朗沙的邻居凯乌大娘的儿子，最近就死在卡宾达了。区上昨天竟把凯乌大娘找去训斥了一顿，说她整天号哭，还蒙着黑面纱上街，这只会影响国内军人的士气。还说她这样作，她那为古巴而牺牲在国外的儿子，也会死不瞑目，为这软弱的妈妈含辱地下呢。近几个月来，生活用品也越来越短缺，物价象虐疾患者的体温似地不断上涨。圣地亚哥充满了战争时期所特有的那种骚动和不安。

如果说卖报也算个职业的话，弗朗沙这次可要失业了，因为他昨天卖报的钱，全部被妈妈交

了水电费的罚款（否则就要停电断水），他没有钱到报站去批新报了。他今天沿街叫卖的，是昨天卖剩的十几份旧报，他想碰碰运气，但一上午也没卖掉一份。他知道，只要批报中断一天，他的“零售证”就会作废，别的报童就会立刻占去他的位置。怎么办呢？他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踟蹰徘徊，眼前不时浮现出妈妈和小妹妹阿妮达的身影……

妈妈的职业是从早到晚给人家洗衣服，手都被碱水泡烂了。小阿妮达呢，偏偏又在这时害起病来。昨天夜里，她烧得厉害，还闹着要吃糖。但家里的糖罐空了很久了。国家这个大糖罐里的糖呢，千吨万袋装进停在港口的远洋货轮上，飘洋过海去了，这是弗朗沙天天都看得见的。今天早上，当弗朗沙背上报袋要出门时，小阿妮达在床上挣扎着坐起来，喊道：“哥哥，等一下，你还没和我告别呢。”

弗朗沙只好又走到床边，捧起阿妮达瘦削的小脸，在她额头吻了一下说：“好了，小妹妹，你好好在家养病，哥哥卖完报就回来。”

“你今天能赚到很多钱吗？”阿妮达仍然撒娇地拉住哥哥的手说：“给我买一盒糖行吗？能吹泡泡的口香糖，就是盒子上有漂亮的白天鹅的。好吗，哥哥？”

弗朗沙知道，阿妮达说的那种天鹅牌口香糖，是进口货，虽然也是用古巴糖加工制造的，

但价钱贵得惊人。买这种口香糖，弗朗沙连想都不敢想。可是弗朗沙怕伤了小妹妹的心，只好答应一声，赶紧噙着泪花，跑出去了。

想到这些，弗朗沙的心难过得紧缩起来。这使他暂时忘了饥饿和干渴。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一个新主意。他把几份报纸狠狠往袋里一塞，暗暗下着决心：“让这些报纸见鬼去吧，我再也不卖报了。我要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，找一个赚钱多的活儿，象大小伙子那样，养活可怜的妈妈，给阿妮达治好病，还要给她买一盒‘白天鹅’牌口香糖……”

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自来水管，饱饱喝了一肚子凉水，觉得脑袋清爽多了，心头也升起了新的希望。

他打定主意，向火车站走去。

二

巨大的车站广场，象摊在烈日下的一张褐色薄饼，嘈杂拥挤、南来北往的人们，象聚在薄饼上吮食的一群群蚂蚁。随着列车进站的汽笛声，出闸口一阵阵涌出各色各样的旅客。

弗朗沙杂在一群出租汽车司机、搬运夫和导游员中，追随着、堵截着各色各样的旅客，用他有些沙哑的孩子气的声音逐个探询：

“叔叔，您的皮箱我替您拿着吧……”

“先生，我替您扛着行李吧，我认识圣地亚

哥的每条大街……”

碰到旅客中有来自“伟大盟邦”的军官和他们的老婆时，他就用半生不熟的俄国话更起劲地喊：

“德瓦里申、戈比丹，……高斯普金^①……”

然而那些军装笔挺的军官和散着刺鼻的腋臭和香水气味的太太们，却大都是厌恶地看一看弗朗沙，撇一撇嘴。有的还用很清楚的西班牙语向他喝一声：“走开！”

然而，弗朗沙并不灰心，撇开他们，又去追逐其他旅客。他运气还算不错，有好几次，旅客把手提包或皮箱让他扛起来。虽然他觉得腿有些发软，饿得发慌，但还是咬牙装做很轻而易举的样子坚持下来。在第一次得到一个老头赏给他的五个生太伏^②后，他对自己的新职业更加充满信心。他赶快跑回车站，寻找下一个机会。

将近黄昏的时候，弗朗沙已挣了四十多个生太伏了。他决定赶快回家，心想，妈妈一定等得心焦了吧。

就在他正要走出车站广场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呼唤：“喂，站住！”他回头一看，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站在他身后，其中一个戴着破贝雷帽，另一个叼着半截烟卷。

① 俄语：“军官同志……先生”。

② 古巴币名，一百个生太伏为一比索。

“哪来的混蛋小子，竟敢不打招呼就到我的地盘做生意？”戴贝雷帽的一面威吓地盯着弗朗沙，一边步步逼上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弗朗沙估量着对方，并不示弱。

“哈，连‘小黑豹’大爷都不认识，”叼烟卷的露出一脸凶相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快献出一个比索，别让大爷费事！”

“这是我挣来的，凭什么要……”弗朗沙使劲捏住装钱的衣袋，向四外张望着，想找警察。但是迟了。戴贝雷帽的抢上一步，一拳把弗朗沙打倒在地上，掏走了他衣兜里全部的钱，然后打个唿哨，一溜烟跑掉了。

弗朗沙好半天才从地上挣扎着坐起来。过路的人漠然地看看他，又匆匆走开了。愤恨和绝望袭击着他，他浑身颤抖着，双手抱头啜泣起来。

“快起来吧，孩子……”身旁忽然响起一个柔和的声音。弗朗沙抬起泪眼，见一个中年的古巴军官站在面前，这是个身材矮壮的卡里奥人^①，穿一身草绿色的“丛林战”军装，留着大胡子，身上散发着酒精和一种什么药水的气味。从肩章上看，他是中尉，一支笨重的手枪把腰带坠成了弧形。

“小朋友，哭有什么用？快起来。”中尉一面说着，伸出他多毛的大手把弗朗沙拉起来，还

① 卡里奥人，欧洲白人移民及其后裔。

掏出手绢替他擦了擦嘴角上的血。这使弗朗沙心里感到温暖，并立刻对这军官产生了信任。

“中尉叔叔，您看见两个抢我钱的人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真是两个十足的小强盗。”

“那，……您怎么不抓住他们？”

“我，……我没有那个权力呀，那是警察的事哟。”中尉又气愤又无奈地耸了耸肩膀，“不过，我非常同情你。小弟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弗朗沙，弗朗沙·森塔诺。”

“我姓桑托斯，桑托斯中尉。你看，我们已经认识了。那么，弗朗沙，你愿意到我那儿去做客吗？”

“我？……”弗朗沙一时不知怎样回答，因为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了。他再次打量中尉，见他憨直地笑着，从他的眼睛里也看不出有什么恶意。中尉亲切地用手托起弗朗沙的下颏，又说：

“看到你被人打成这样，我很痛心……孩子，你家里的生活一定很艰难吧。现在，你大概很饿了吧？”

“不，我吃过饭了。”

“唉呀呀，这可不好，”桑托斯中尉幽默地摇着头：“撒谎可不是古巴公民应有的品德，我看得出，你起码饿了一下午了……这样吧，你到我那里去休息一下，我们可以一起吃点东西，我还可以给警察局打个电话，查一查那两个小强盗

的去向，然后，你就可以回家去喽。好吗？”

“中尉叔叔，您能不能……帮助我找个职业呢？”弗朗沙问完了这句话，才感到自己太唐突了。谁知桑托斯却宽厚地应道：“当然，我以后会帮你想办法的。那么，跟我去吗？”

对这样的关怀和好意，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中尉弯过手臂搂着弗朗沙瘦小的臂膀，弗朗沙也就欣然地和他一同走去。

三

中尉的住所在一家医院的后面。屋里的陈设很阔气，有漂亮的沙发、大写字台、落地台灯和电视机。和他的身上一样，这个屋子也有一股酒精和药水的气息。

“我这里好吗？”桑托斯中尉解下腰里的手枪，随便地扔在写字台上，问着弗朗沙。

弗朗沙环顾着这个陌生而阔气的环境，觉得，还是不如自己家里好。自己家里虽然穷得什么也没有，但那里有妈妈慈爱而忧郁的眼睛，和小妹妹那活泼可爱的笑声。想到这些，他感到拘束起来。

中尉打开食橱，拿出几片白面包和一盒金枪鱼罐头。他一面用螺旋刀开着罐头，一面轻松地哼起歌来。

弗朗沙觉得，现在有必要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一些。于是索性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问道：

“叔叔，您是不是要让我……当兵？”

“当兵？”桑托斯中尉停下了开罐头的手，突然爆发了一阵大笑，“哈哈，……小兄弟，轮到你当兵，咱们古巴就该沉到加勒比海底去啦。放心吧，小弗朗沙，有伟大的盟邦，再加上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，就一定会把他们（他用罐头刀指了指很远的地方），把那些黑鬼和地球上的一切反对我们的东西，全部地……”他用刀子划了个大圆圈，然后扑地一声戳在罐头盒上，接着就热情地招呼着，“快，吃吧，吃得饱饱地，然后我再给你做做检查。”

“检查？……”弗朗沙奇怪地问。

“当然啦。你难道看不出我是个医官吗？我要给你检查一下身体，看看你是不是被那两个小强盗打坏了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病……”

不是叫当兵，弗朗沙完全放心了。虽然已经饿坏了，但他尽量控制着自己不去狼吞虎咽，而是礼貌地、小口小口地吃着面包和鱼。桑托斯坐在他对面，倒了一杯甘蔗酒，慢慢呷着，还漫不经心地哼着歌。

忽然，桑托斯象被沙发弹了一下似的，腾地站了起来，并十分敏捷地用军帽盖上了桌上的酒杯。门响处，进来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军官。她穿着雪亮的小皮靴，佩着少尉的大肩章，肥胖的腰上束着武装带，挂一支小巧的手枪。弗朗沙放下了手里的面包，正感到不知道做什么好时，那女

少尉却径直向他走来。

“桑托斯中尉，这是你新结识的朋友吗？”

她操着一口熟练的西班牙语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桑托斯恭敬地回答。

“多漂亮的小家伙。”少尉爱抚地揉了一下弗朗沙的卷发，“简直象个小姑娘……吃吧，吃吧。我和桑托斯中尉一样，最喜欢孩子，特别是蓝眼睛的孩子。对吧，中尉？”

她咯咯地笑起来，笑得肥胖的脸直颤动，还掏出手绢擦擦摸过弗朗沙头发的手。弗朗沙这才发现，这个女少尉的眼睛是绿色的，象猫一样，时而眯成一条缝，时而又睁得很圆，在金丝眼镜后面闪动着。

女军官笑着踱到桌边，忽然停住了笑，陡地转过身来，完全换了一副脸色，用十分严厉的语气问：

“中尉，这，是你的手枪吗？”

“是的，莫洛佐娃同志……”桑托斯不知所措地回答。

“做为古巴共和国的一名军官，竟然这样对待他自己的武器？”她用冷森森的眼光瞟着桑托斯，不留情地申斥着：“何况这是在战时。要知道，我们援助你们这样好的武器，并不是为了让你象对待嚼过的甘蔗渣一样随便乱扔的。”

桑托斯立刻扑到桌边，抓起那个“索达耶夫式”手枪和皮带，系在腰上。还偷偷用眼梢瞥

了一下那盖着酒杯的军帽。

“给这个孩子做检查了吗？”莫洛佐娃少尉的口气缓和些了。

“马上就做。”

“很好。”少尉会意地点了点头。“我先到你的诊室去，你一会儿就把他带来吧，我们好一同……会诊。”说罢，她嘎嘎响着皮靴出去了。

桑托斯向她的背影做了个不可捉摸的鬼脸，然后对弗朗沙自我解嘲地说：

“看到了吗，军人就是这样。上级对下级，总是又爱护，又严格……”

“可是她不是少尉吗？而你却……”

“奇怪吗？这恰恰说明，你还是个孩子。要知道，我们在安哥拉，比她还神气，咱们一个大兵就可以对一个连长发命令呢……好啦，不谈这些了。你吃饱了吗？”

“吃饱了，谢谢您。”弗朗沙不好意思再继续吃了，虽然他只吃了一片面包。

“那么，我们去吧。莫洛佐娃医生在等着我们呢。”

四

弗朗沙的身体检查得很细致。当桑托斯摘下听诊器时，心事重重地呼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小弗朗沙，你的情况不太妙啊……不过，

不要紧，没什么。我们来给你做一下‘注射’吧。”

“要打针吗？”弗朗沙问。

“完全正确。我们给你打点好药，因为那两个小强盗的拳头，可能使你的肝脏受到了损伤。……现在，你先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到里屋和莫洛佐娃少尉研究一下。你打过针吗？”

“打过的。”

“怕痛吗？”

“不怕，扎的时候痛一下，没什么。”

“真是个好有见识的好孩子！”桑托斯高兴地吹了一声口哨，又用拇指和中指捏捏弗朗沙的脸蛋，进内室去了。

片刻，内室的灯开了。窗帘上透出乳白色的光，把桑托斯和莫洛佐娃的影子投映出来，象隔着一层雾似的，弗朗沙看不清内室在做什么，只听到有瓶子和刀剪器械的轻微撞击声……

在内室，穿上白罩衫的桑托斯向莫洛佐娃轻声报告着给弗朗沙检查的结果：

“心肺正常，肝无异变，血压也很好，总之，象一头小牛……”

“那么……开始吧。”莫洛佐娃透过口罩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随手打开了闭路电视。小弗朗沙的形象立刻出现在内室的屏幕上。

于是在外屋的弗朗沙就听到对讲器里桑托斯的声音：“小弟弟，躺在靠窗的床上吧，我马上